# 漢書疏證

## 藝文志第十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

王應麟攷證曰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牙至孝武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題辭孝

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考證曰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七畧曰孝武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攷證曰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

臣向　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

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風俗通云

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

者以上素

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攷證曰隋志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七

畧七卷剖析條疏各有其部歆嗣父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著爲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故有輯畧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刊誤補遺曰按當是時猶未以集名書故凡志所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勉分書爲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爲七録始有文集録隋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詩賦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按閔馬父論商頌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雖始於東京實本於劉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王氏二篇 闕名

攷證曰晁氏曰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何始

韓氏二篇 名嬰

攷證曰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寬饒從受焉寬饒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古五子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律歷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攷證曰七畧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注云遯上九曰飛遯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啟飛

逕敍依注亦引之劉向別錄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亡

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攷證曰唐大衍曆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朞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

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
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
錯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直日之
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
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消息卦為
辟辟居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
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
尊卦用事云云谷水以京房易占對日食李
固對策引京房易郎顗按房飛候參察衆政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集韻覲我端顓釋文坎卦京作

欽剔朕以清作蓋謂繫器京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上
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一行易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
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十卷晁氏
曰漢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志有京氏
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
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
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
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
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
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

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筭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剌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剌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攷證曰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梁邱元帝立京氏隋志梁邱施高亡於西晉孟京有書無師陸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許氏說文稱易孟

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畢文

云晉卦孟作齊）

京氏段嘉十二篇（師古曰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

管城碩記曰據儒林傳房受東海殷嘉則嘉

乃京之門人非京所從受易者又殷當作段

字譌也後漢爲異傳段建東漢紀作建紀班

彪傳嚴肅固集作段歌皆以字近而訛

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致證曰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璜

未得立陳元鄭衆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

上疏欲為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為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傳自是費氏大興釋文序錄費直章句四卷殘闕高相專說陰陽災異未立學官後漢費興高遂微費直說十二次度數見晉天文志王弼所傳本費氏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攷鑒曰釋文引古文如棄作曹鬴作偪介作砎枕作沈蹢躅作蹯蹵繻作襦劉向引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矣

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差以毫釐
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謬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殆隨程氏曰此緯
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
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
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又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坊記引不耕穫不
菑畬凶
唯賈氏經與古文同

攷證曰易文之異者漢書引嚥嚥衣其絮衸

日中見昧其欲浟浟不如西鄰之禴祭說文

引夕惕若夤厲龍有悔乘馬驙如再三黷褆

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避包荒用馮河

僮牛之告泣涕漣如其牛掣天罪劓君子豹

變其文斐也噬乾胏明出地上晉𦔮 莽邑艮

稽恆凶豻馬壯吉巍升大吉履虎尾虩虩壼

其屋日陌之離需有衣絮勢魼執佂夫乾寉

然天地壹壼猶牛乘馬參天兩地重門擊欜

燥萬物者莫暵于離雜而不越爲馰顙又引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并法也今易所無觀文

序曰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也 周禮注引其刑劇繻有衣絮

參天兩地而奇數異為宣髮緇衣引恒其德

偵深衣引直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狐涉水濡其尾後漢劉修碑動

乎儉中兆神富讓魏文帝紀注太史許芝引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內則注引明夷睇于左

股鄭頸引固而不失其所 字无亨

經二十九卷

故謹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

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郊祀
志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
律毛詩叐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正義引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
地咸曰孜孜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
發拜手稽首說苑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
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

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別錄云武帝末得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墨子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

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蓋太史公當武帝時泰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內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云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此劉歆所謂以尚書為備

傳四十一篇

攷證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

生受歐陽生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將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志又有暢訓一卷大傳篇有九共

帝告以西伯戡黎為錢耆罔命為畏命賚誓為肸誓呂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畀慮言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為災異之說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後何可盡據史記以平在朔易為便在伏物索隱云據大傳周禮疏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班章裳之以祿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攷證曰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之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葉氏曰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

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孜證曰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本伏生大傳云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隋志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餘詳本傳）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攷證曰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儒林傳商善為筭著五行論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對言在鴻範傳

周書七十一篇

史通曰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恒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

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攷證

曰隋志雜史有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於慶訓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晉紀咸寧五年十月得竹書前古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槩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譽之柔矣謂

逸詩見周書而狼瞫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又引以為上大夫受縣之注預注左傳既訖汲冢書始出見後序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楚世家引欲起無先獲秦引緜緜不絕蔓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何引天子不敢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引以左遷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

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工
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貸殖傳引
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說文引朕實不明以
侃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粤朏張衡集
引乃命少皞清皆曰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
豈在逸篇乎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
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
也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

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從戴之外凡書第五十篇也

四 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而說公羊者以為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藏於太史止齊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有

董史是也秦必曰讀非史記周國仲尼不采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議奏四十二篇

攷證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孔子纂為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攷證曰書序古文本自為一篇在百篇之後劉歆曰孔子脩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未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

始以為孔子所作五峯胡氏曰康誥蓋成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

攷證曰隋志云武帝時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攷證曰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說簡之文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攷證曰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呂大防得古文于宋敏求毛欽旦加贏內國語放勛中器伯聚畬綠史記敵乃攫司注積大侖罔蘇南偽得五瑞楙遷傳納莱水泲可厥棐唯甾盟緒夏狀瑤璜內憂服取田力嗇思曰厲畏用大

柘書謙泉咎錄平歸東作剛而塞五品不愆屬
吠滄距川若丹朱殀傲三苗爲獸毡一作毡氊一作輅枯
爽毛達以記之草木薪芭畫荅諸吾惟蔺輅枯
盦山雝州册野相時恐民若顛木之有甹枿
一作我興受其退而伯戩耋使百工敻求得
獻之傳巖至于𢺊婦上不基于亡德我之不辟
無有作敃曰圍圍者邑澤光明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貫達以今文校之定
以爲圍鄭貢氏所奏㑭曰貢妟氏之民叨鑋有疾不
僉焯見三有俊心在受德惪王三宿三祭三
珏案誓誥詔猗無他技大命不婁一人冕執

欽維緢有稽惟其敷丹䑋戠戠善誦言璪火

黺米旁逑孱功教育子說文皆異古文合度西

曰柳穀於蕃時雍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

南爲敬致日永宵餞入日辨秩西成辨在朔

易曰短宅嵎夷稘三百有六旬顧長于民巽

說文言也多僉讓於德不台朱斯柏誉有能俾變

惟刑之謐哉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七教佚

欲有國一日二日萬機五刑五庸哉茂哉茂

哉尚拜讜言敬授民時還瑞于羣后鄰德忝

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假于祖禰用特質遷

有無化居鮮食根食天功人其代之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一作采政忽一作来始滑辯章百
姓便人作知人則悊五流有度賁淺納日毋曠
庶官放勛乃徂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
明堋淫于家沈州海瀕廣潟滎播既都民降
丕宅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邦毋若丹朱敖
天開剥一作椓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女鴆女
房毋若火始庯庯若夫之有志今汝懖懖若
藥不瞑眩說荼豨險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
雊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惟先假王正厥事天

既付命正厥德庶草繁蕪叶毀彝倫攸斁毋
侮矜寡而畏高明不黨不偏王道平平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叶用五紀嚮用五福羞用五
事乂用三德乂時暘若悊時燠若舒恒燠若
蒙恒風若鯀堙洪水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曰雨曰濟曰圉曰蟊曰尅西旅獻獒是有負
子之責於天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惟乃
王顧考文王克明俊德克明明德祇祇畏畏
顛民戴璧秉圭羣飲女無失不敢潛上帝命
爾不克遠省在夏后之詷維丙午蠢皇天既

附中國民知我國有步辨來來示予卜休恒吉乃女其悉自學功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一作涼陰）毋逸以萬民惟正之共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不禦克奔乃惟孺子攸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則克度之克猶繹之創中勸寧王之德武王惟賙勿以譣人文王作孝作敬公毋囯我哉生霸恫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桓桓作餽禾常敀常任哲民惟刑（一作怒）戒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用勸相我邦

家天柔諾辟凭王几平力賞罰茲道能念予
一人王乃兆沬水我有亂天西敢翼敢命作
晴息謹之命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誥四方刑
罰時輕時重懲非死陵極于病報以庶訛天
齊乎人俾我一日昊制百姓于刑之衷其審
核之告汝詳刑惟法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其罰百率即我御事罔克耆壽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陳宗赤刀鮮瞽朕一作時乃餱糧
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維哉哉善靖言俾君子
易怠善諞言以諭為備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此其

碁也蔡邕所書石經女毋翕侮成人度爾口
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弗崇祥降女比猶念以相從
各翕中勖建大命厥遺任父毋弟不地曰陳
其五行毋徧毋黨有年于茲雄乃劫乃惡既
延諺乃既迷誤乃天命自亮以民祇懼肆高宗之饗
國有年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毋劫于遊田毋
兄曰今日無皇人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旦
以前人之徵言是罔顯哉厥世鮮光耿光黼衣
庚此殘碑存於今者也若左傳引聖有謩勳
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衍師彼天常四字又引

康誥曰父子弟兄罪不相及今無此語惟命不于
常注云康誥今亦無禮記引兌命敬孫務時敏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
為不敬尹告惟尹躬及湯君雅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播刑之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割申
勸寧王之德為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為厥亂
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引庶言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國語
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患于小民唯政之

泰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孟子引天誅造攻自牧宫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凡民罔不憝自作孽不可活墨子引呂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皆父字之異者至於荀子引中蘬之言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又引康誥弘覆乎天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先儒以為繆妄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僭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之無此語又引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十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為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攷證曰艾軒林氏曰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蓋以左右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以為上古之書則失之七略曰尚書直言也

詩經二十八今卷齊魯韓三家

攷證曰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衛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晁代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太小為下之報工劉向以衛宣夫人

作邶柏舟衛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序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韓詩序文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歐陽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又曰孔子言關雎哀而不

馬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時謂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魯故二十五卷

攷證曰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晁氏曰

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後漢輿服志注引魯訓

魯詩二十八卷

攷證曰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閒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為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魯詩有韋氏學按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齊后氏故二十卷

攷證曰后倉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言五際流爲災異之說衡議論最爲近理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攷證曰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韓內傳四卷

攷證曰韓生推詩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

詩內傳 隋志 韓詩二十二卷 薛氏章句 文選

注多引之
義云齊韓
有壁中舊
序子夏
所作

後漢薛漢父子以章句著 詩攷
名杜撫受業於漢定章句 曰正
之從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耳非
本可據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

韓

外傳六卷

攷證曰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

傳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

書大傳之流

歐陽子曰外傳非嬰傳詩之詳
者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
詩攷曰晁公武曰外傳雖非其
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光
義絕異而
人亦不信
秦風

毛

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攷證曰六藝論曰河閒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爲詁訓與經別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經典序錄河閒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萇正義大毛公爲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序錄小毛公一云名長

肅宗詔選高才受毛

詩遂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箋淇水李氏曰毛之詩簡而深比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魏氏曰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正義云故訓者依故典訓而為傳義昔曹氏曰許氏說文援據古文毛氏詩其文與今多異呂氏曰左氏所引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

加潤益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鄭氏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

古有采詩之官

攷證曰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章律以聞於天子葉氏曰列子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者堯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校以教

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取
著以為經
下取皆
宋祁曰景本取作采
凡三百五篇
攷證曰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
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采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七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

魯最為近之

致證曰杜欽謂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鄭氏注坊記以先君之思為衛夫人定姜之詩皆魯詩也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攷證曰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卽高行子孟子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

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弟子

## 禮古經五十六卷

攷證曰劉歆欲立逸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論衡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儀禮疏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七錄云篇皆七餘秘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劉原父曰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六藝論云孔壁得之今其篇名閒見於他書若學禮誼貫

傳天子巡狩禮內宰注朝貢禮聘禮注朝事儀覲禮
注烝嘗禮射人疏中霤禮月令注疏詩泉水疏王居明堂
禮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蔡邕論本命篇
通典聘禮志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
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七錄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
經七十篇劉歆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攷證曰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史記
正義謝承云秦伐有魯人高堂伯人按今儀禮士禮有冠婚相
見喪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

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為白虎通謂之禮服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七錄云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

記百三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

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王度記禮記注禮記周禮疏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王霸記夏官注瑞命記文選注論衡辨名記春秋闕孔子三朝記史記漢書注月令記大學志蔡邕論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故證曰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

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唯會
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
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
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
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
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
百十四篇

曲

洲敢官字士太校皆太官之者號故養弟士學臺
西詩孟紀董學官故學舍舍所詔武天子弟興啟
京太取脫弟之為文而然文學文紀下員子于倉
魚學儒之子理有翁何則翁之是以之是太元九
太下林耳員紀天傳下儒修官太是士也常朔篇
學博傳通撲於下云文林起也學列史兆請三學晋
也士文鑑太元皆武郎傳學韓興之謂是因年於灼
戴弟乏如常朔立帝國所官廷於贊立董舊按此曰
王子之其議五學詩孫云招壽武舒學仲官儒行天
尊王也誤本年而令官興學修帝宣校舒而林禮于
事成且故文書天天有舊官治時紀之對與傳也射
師舉史武為丞子下好官弟學明以官策馬詔刊宮
郎惜義紀博相之郡文及子官甚是自韜為太誤巳
文太何書士弘都國學博注注貫戴仲與博當補西
學學武曰下請乃害者士頭頭謂於舒太士義道宗
官下等博有為及立興官學序曰議癸學官與曰無
此孰習士官博無學計非之序學尊之以置博太太

郡文學之官舍也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專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即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淪九家作官蜀作館古官館通

攷證曰本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初禮唯有后孝宣世復文大小戴禮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中庸說二篇

攷證曰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中庸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

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攷證曰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攷證曰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
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
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
此古者司馬法司馬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
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
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
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
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周禮注引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土上下謀是謂參之昏鼓四通為大鼜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疏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傳疏服虔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畢大殿倅車屬焉又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車十五乘為偏說文引騑衛

與善者折民之善之惡師多則人譖杜
佑引上謀下闔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之類然
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
百五十五篇今存五
篇而已李靖曰周司
馬法末太史公者也按周禮注引軍禮曰無
千乘無自後射豈即此書所載歆引大宗伯所
掌軍禮之別有五孔
叢子有問軍禮之篇
奏議二十八篇
攷證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閒人通漢隋
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輿服志
注王制疏詩疏並引石渠論通典引石渠禮
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

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八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所以和百姓而同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合樂時公卿以玄成議是梁丘臨為黃門郎奉使問諸儒於石渠

凡禮十三家

攷證曰六藝論云傳禮者三十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

后倉及戴德戴聖為文選注七略曰禮家先
五光所傳皆儀禮也
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說詳禮樂志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劉歆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
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歆曰學七十篇當作與七十篇文相似五
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攷證曰朱

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攷證曰朱文公曰士禮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乃其義疏

樂記二十三篇

攷證曰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

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為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因禮樂師注云糧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

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王禹記二十四篇

攷證曰記無所錄

雅頌詩四篇

攷證曰文選注七發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當攷］

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

雜事中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

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

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琴琴時間燕

為散操向有雅琴賦見文選注沈約曰別錄龍氏雅琴

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文選注引七畧

雅暢第十七

自

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

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

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

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

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

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春秋古經十二篇

攷證曰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

為公即立疏云春秋古經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

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取庋注左氏

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攷證曰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攷證曰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為
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
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
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
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
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公羊傳十一卷

攷證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
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儁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

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欽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欽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讖緯之書所謂說題辭者其言不經見

## 穀梁傳十一卷

攷證曰韋賢夏侯勝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吳兢書目云秦孝公時人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

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穀梁後漢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攷證曰七録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王吉能為騶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鐸氏微三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劉向别録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　愚按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

虞氏微傳二篇

攷證曰劉向别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攷證曰顏安樂事眭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
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
孟孟弟子嚴彭祖及顏安樂彭祖為嚴氏学
安樂為顏氏皆立博士後漢張霸減定嚴氏
春秋為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
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應劭曰仲舒居家
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論衡

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太平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進藥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仲舒斷起獄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

議奏三十九篇

攷證曰劉更生傳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云後漢陳元曰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國語二十一篇

攷證曰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史通曰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

逸文纂刑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石林葉氏曰按姓氏語有左氏有左邱氏則豈一家之言乎唐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傳其說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録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内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

## 世本十五篇

攷證曰周官瞽矇世奠繫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國語曰教之世以怵懼其勳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来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世本四卷宋衷撰又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来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

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

其翼出皇甫謚帝王世記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

項氏曰古

者立氏必吾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

朴太史爲輔氏後世史識既廉宗諡又

別族亡鄭

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

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 戰國策三十三篇

攷證曰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

邉通學短長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

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鋏二

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共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蒯以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代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

秦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攷證曰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琊臺之罘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攷證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顏師古屢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辭淮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攷證曰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

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後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

凉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入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刊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

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
比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
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工皆太史公本
書其十曰龜筴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
以下乃其所補耳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
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
遂疑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

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晋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

漢

云吾見百國春秋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艾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為甲寅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為辛卯或以為甲辰舜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漢書似亦有不合者

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

著記百九十卷

攷證曰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中鑒曰光帝故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爲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

愚按律歷志自高帝以至更始皆有著紀

別記當作紀

漢大年紀五篇

攷證曰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氏記言史氏記事

左傳疏曰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失氏未有書

攷證曰夾氏書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

論語古二十一篇

攷證曰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論語孝經為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所用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杜

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貈之厚衣長短右袂色孛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袉身[illegible]善射小人窮斯濫謳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論侯以杖荷莜有荷叟而過孔氏之門泵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語弱于之足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愿按如說衍多字

攷證曰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

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贅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何晏叙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艾軒林氏曰康成溷於章句其實定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又曰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亦載逸論語之文意稍閒王段節周王也叢文相似李氏

篇洪氏曰或以爲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愚按儀禮士相見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說文誃字注讀若論語跢予之足

魯二十篇

攷證曰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盡毛包周無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

杕貫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祝睦
碑云鄉黨逡逡劉脩碑云鄉黨遜遜如也古
今人表畢湛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佗
芊子成弟盻廣韻引子西彼哉彼義切集韻引悁爾拎恐而作恩
接祝睦碑有恥且格貫見碑有恥且格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致證曰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本傳禹為
成帝師以工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
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古而

爲之法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玄

孔子三朝七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七篇今攷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史

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
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攷證曰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史記孟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索隱云史記自子石以右三十五
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家語此例唯有三十
七人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錄七十有六其公良孺秦商顏
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

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安國及馬融為之傳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孝逸于陳人處得之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與除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唐開元中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時乃獻之隋志云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儒者皆云劉炫自作之非孔

舊本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今有經世傳司馬公為指解并音祖譚新論曰古孝經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篇

孝經一篇十八章

攷證曰隋志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千八百七十二字劉歆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雜傳四篇

攷證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之一也

爾雅二卷

攷證曰禮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舊說此書始於周公以教成王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定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揚雄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爾雅晁氏曰爾雅小

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小雅一篇

攷證曰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

李軌解一卷 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古今字一卷

攷證曰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秋官大行人諭書名注書之字也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說文叙倉頡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

亂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弟子職一篇

攷證曰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洒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說三篇

攷證曰周禮注引孝經說蓋緯言書非是之謂也

史籀十五篇

攷證曰說文敘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文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擻得其舊體唐玄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今按說文引王育說）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據自籀始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作大篆）安帝年十歲好學

史書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歐陽公指石鼓為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於手中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史以備劾奏也

八體六技

攷證曰說文敘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

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及亡新居攝使
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
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
書即隸也尚書正義亦云有秦有八體亡新
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志
謂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
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
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
即尉律廷尉治獄之律也六體乃新莽之制
漢興尉律所試諸八體也當從說文敘所謂

六技者殳即古新六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
體云殳書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
書殳墨數秦始皇以祈禱名山作刻符書用
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蒼頡一篇

攷證曰說文敘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考工記

注引蒼頡篇有粑兑柯欘顏之推曰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羅氏曰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龜山楊氏曰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原可知矣楊子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張湯傳爰書訊鞫論

[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曰趙高作爰歷獄吏用之　愚按經典釋文毛詩引

蒼頡解詁

凡将一篇

攷證曰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将篇
曰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凡将篇曰
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此書今闕說文引相如說
愚按說文引司馬相如說凡十二處營或
从營　蓡从遂　茵从鞇　淮南宋蔡舞嗙
喻也　鶬从鳥㕘聲　鶃从赤　豦封豕之屬
一曰虎兩足舉从向　蟜从夐　軨或从霝

急就一篇

攷證曰隋唐志謂之急就章顏師古敘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凡三十二章晁氏曰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敎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元帝善史書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稱益豈此類耶

訓纂一篇

攷證曰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說文敘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志云徵齊人能正讀者張

敞從受之凉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隋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江式曰蒼頡爰歷博學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按此即志所謂閭里書師合三篇者揚雄作訓纂篇江式曰元壽中作為中卷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江式曰永元中賈叔郎按記為下卷故曰三蒼徐氏曰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

愚按說文引揚雄說凡九

虔　夋从夊　舛从足踏　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疊从
三日太盛改為三田擊擅也　拜从兩手下
斷蒲器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　匽鼂蟲名
　軺車輪斡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攷證曰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從鄴
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
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　愚按
說文引杜林說凡十六處　蓳蕅根芰从多

螢艸箏螢覴　構椽桷字　㝬以為麒麟

字　㝵貶損之貶　尜亦朱赤字　耿光也

娸醜也𡠜加敎於女也　卜者黨相詐驗

為婁　斷竹管　匽壘朝旦　軺車輪幹

已實也象形　配為瓗請

敎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

字之本也

攷證曰韓非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

之私背私謂之公一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象事周禮注云處事

說文序云指事象意周禮注說文序云會意象聲周禮注說文序云諧聲

形聲周禮疏云書有六體形聲寔多夾漈鄭氏曰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古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粟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烏盱呼也貉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在人下故詰屈狗叩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未詳所出然似非孔子之言或緯書所載也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攷證曰羅氏曰古来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焉覩古所謂正哉劉勰云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謹時重文也亦黽山楊氏曰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課試之科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

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刊誤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　補

遺曰史書大篆也太史籀所作以志考之蓋
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
尚書及御史也按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
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輙舉
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
故以補此吏員耳百官表於尚書御史不載
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
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
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
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

為尚書郎蓋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内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内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剡奏也今史專以史書為職恐不可為二名

是時始建隸書矣

宋祁曰建當作造

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

宗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攷證曰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攷證曰白虎通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西山真氏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

晏子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柳宗元謂墨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薛氏曰讀孔叢

子詰墨惟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迺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 子思二十三篇

攷證曰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礼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者邑以成初麥記引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耜餘糧宿諸畮首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

## 曾子十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四十九至五十八盖後人摭出為二卷朱文公曰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

漆彫子十二篇

攷證曰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公孫

氏學正氏之儒

世子二十一篇

攷證曰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李克七篇

攷證曰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

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

孟子十一篇

攷證曰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書今不傳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

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説苑太平御覽引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顏氏家訓引圖景物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類聚引滕文公葬及惠子諫坊記注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皆外書也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謜謜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二女婐晁氏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

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次不見乎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傳子云字子輿廣韻云字子居唐林謹思云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愈之說同

孫

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攷證曰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

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馬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距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

攷證曰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芊別錄作芊子徐廣云阿者今之東阿正義曰藝文志吁子十八篇顏師古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捴顏談

内業十五篇

攷證曰按管子有内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師古曰即今之六韜

攷證曰莊子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釋文云本又作六韜謂文武虎豹龍犬今六韜六卷六十篇尚書正義以為後人所作非實事也館閣書目謂周史六弢恐別是一書通鑑外紀云志在儒家非兵書也今六韜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其言鄙俚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依託為之唐氏曰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計必起於戰國之時今六韜言騎戰最詳決非太公所作

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策士之所託也

甯越一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夫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威公西周君也志注云為周威王師說苑引周威公問於甯子取士有道乎史記秦始皇紀賈生曰六國之士有寧越索隱云趙人徐廣云一作經越或者別有此

人不必寧越

王孫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馬揔意林引之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藝文類聚引御覽公坐重華之臺

董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一卷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

董子難以堯舜不勝年桀紂不夭死迺而秦

繆晉文言之矣繆者謬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謬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孫天奪其命予按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謬亂也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經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經子屈爲

徐子四十二篇

攷證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曰固瀾潡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
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
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
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
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
欲還還恐不得矣太子田欲還其御曰將出而
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
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
黃時屬宋

魯仲連子十四篇

攷證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
太平御覽引之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
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
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刼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
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
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
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
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
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

翃曰先生乃飛兎也宜直千里馳已於身不談

虞氏春秋十五篇

考證曰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本傳云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志篇數不同當攷）孔叢子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

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于順于順曰無滿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高祖傳十三篇

攷證曰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

陸賈二十三篇

攷證曰漢傳高帝曰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言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隋唐志二卷今有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資質至德懷慮七篇吳壽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然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孝文傳十一篇

攷證曰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賈誼五十八篇

攷證曰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　語　雜事凡五十八篇唐志云賈子書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文穎以為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五篇攷之新書蓋以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疏語同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

孔臧十篇

攷證曰孔叢連叢子云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朱文公曰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詞氣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書孔臧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然實而通鑑誤信之所載臧見第往遂書疏正翦西京雜記偽造漢入文章容齊三筆曰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

藏著書十篇叚即是巳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攷證曰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後漢張純奏河間古辟雍記其奏之說延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

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暗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攷證曰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

郡閣書目累遷周書王會天子南面文統無
繫露見之所盍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
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於傳注者有救日食
祝止雨書雨雹對
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
某諸公孫加記室其見

公孫加十篇
畢牧西京雜記公孫加著公孫子言刑名事
亦謂字直百金

鹽鐵論六十篇
攷證曰車千秋傳贊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六年
二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
月

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為今十卷

本論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劉向所序 新序

攷證曰本傳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奏之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也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縱一百八十三章二十卷缺史記商君傳注引新序論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蓋誤以向為歆

## 說苑

攷證曰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章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李德芻云闕反質一卷鞏分修文為上下以

況三十卷後高麗進獻卷遂足

世說

攷證曰未詳本傳著疾纔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悖已及同類也今其書不

傳

列女傳頌圖

攷證曰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興國規條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義傳一又篇篇頌曾鞏序曰隋唐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

考之益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
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
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
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驗頌義
之文蓋向自敘又藝文志有頌圖明非歆作
也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
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總為卒篇傳
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頌
畫之屏風　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
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
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
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以頌考之每篇皆

十五傳則足無須諸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要毋爲斷也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隋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列士傳不著錄

揚雄所序

大玄十九

攷證曰本傳五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二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首贊測各爲卷范望散花注中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

合十二篇今脫一篇

法言十三

攷證曰本傳以為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樂四

攷證曰未詳 雄有琴清英

箴二

攷證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於選最為高

攷證曰唐氏曰比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祀坏踶以入塚隋儒塚之一隅一曲耳淇水

李氏曰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叢野居士名法家不過為賊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從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教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